

歷史與虛構—女人新大陸

費德里哥·安達吉(Carlos Federico Andahazi-Kasnya)，一九六三年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，父親是位詩人，也是精神醫師。祖父聲名顯赫，曾任匈牙利參議員及駐土耳其大使，畢生致力推動民主，在彼時保守的匈牙利而言，是為改革激進份子。一九五〇年代，匈牙利政權漸傾共產制度後，舉家遷移至阿根廷定居。安達吉繼承父親的天份與職志，從事精神心理研究，啓發不少文學創作的靈感。在《解剖師》(*El anatomista*)之前，曾獲一九九六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聯盟主辦的「美的藝術青年創作獎」(“Buenas Artes Joven 1996”)，合作基金促進會的短篇小說獎(“Desde la gente”)。《解剖師》是安達吉在文壇嶄露頭角的處女作，而且一舉躍登國際文壇。

安達吉的《解剖師》一九九六年同時報名參與阿根廷佛塔巴特基金會(Fundación Amalia Lacroze de Fortabat)主辦的「青年小說獎」(限四十歲以下)及行星出版社的「行星文學獎」。《解剖師》獲得「青年小說獎」首獎時，也過關斬將進入「行星文學獎」二選一的最後決選階段，礙於規定安達吉隨即放棄「行星文學獎」的決選資格。據「行星文學獎」評審委員，目前任教美國新澤西大學的阿根廷作家馬丁尼茲(Tomás Eloy Martínez, 1934-)表示，如果安達吉捨「青年小說獎」，極可能榮獲「行星文學獎」首獎。不過，佛塔巴特基金會得知結果後，立即取消頒獎典禮，雖依承諾給予得主獎金，但聲明中否定評審委員決議，批評得獎作品為淫穢之色情渲染，「無助提升人性心靈與道德」，與基金會宗旨大相逕庭；評審委員—阿根廷作家協會主席卡斯提尼拉·迪歐斯(José María Castiñeira de Dios)則回應，諸位評審委員的職責乃評定「最佳青年小說家」，而非「最佳青年道德家」，評審不在審核倫理與道德相關教科書，而是文學創作。自此，文學獎的盛事轉而成爲一項「醜聞」，對初試啼聲的安達吉而言，原是肯定自己創作的榮耀，卻變成一項爭議的焦點，未料自己的創作竟遭遇和《解剖師》裏主人翁的著作類同的命運—一部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禁書，一部是二十世紀末佛塔巴特基金會的禁忌；無奈自我解嘲道：「顯然四百年前宗教法庭的灰燼仍延燒迄今，我得的不是文學獎，僅是一張支票」。

然而，文學獎橫生枝節反助長安達吉和小說的聲名。《解剖師》交由行星出版社出版，一九九七年五月面世迄今，蟬聯阿根廷暢銷書榜，外文譯本已有十餘種，涵括二十五國。《解剖師》是安達吉邁入文壇的試金石，而今日書市熱絡的情勢可也是始料未及。德文版的《解剖師》將之比擬爲徐四金(Patrick Süskin)的《香水》。對於《解剖師》能有中譯本面世，安達吉不覺是西方的開放跨越藩籬征服東方的保守，究其本源，他認爲東方情色文化的歷史比西方更久遠而繁複，期待學習中國文化並得讀者共鳴。

以文學創作觀點解剖《解剖師》這部小說，雖然仍有若干贅述或鬆散情節(如第一部《創造者》與第三部《辯護》)，以情色題材而言的確亦見新意。情色題材在今日西語文壇仍是創作的潮流，新輩作家嘗試創作恆常亦從此著手，尤其喜將東方宗教證悟或空的境界與性的關係融會編織，例如印度婆羅門教種姓的奧祕與對性的詮釋，人體按摩與宗教儀式或性暗示的關係更吸引新一代作家，在既有題材中探尋創新風格。安達吉的《解剖師》攀緣情色的意旨，旁徵博引則融合了歷史，醫學，宗教，哲學等介面，書寫的文字也在西班牙文原文外，穿插拉丁文與義大利文，筆觸時而古典，時而現代，在精神分析家的專業素養外，似欲展現小說呈現的義大利與文藝復興時代的背景文化。

「如果這本小說有些許貢獻的話，那就是我發現了醫學史上馬德歐·哥倫布這位解剖學家」。安達吉表示<<解剖師>>的撰寫純為偶然的因緣際會，翻箱倒篋尋找工作需要的資訊時，意外發現馬德歐·哥倫布這位義大利解剖學家，在扼要的個人生平敘述中提及曾擔任教宗私人醫師，發現血液循環功能，另外也發現女性身體器官，在他的著作<<解剖學>>(De re anatomica，據稱保存在帕多瓦大學或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)中他名之為「維納斯之愛」，極可能便是人體解剖學名「陰蒂」，不過這項發現未見任何書籍記載。另一項巧合則是促使他書寫這部小說的動機—發現「維納斯之愛」的馬德歐·哥倫布與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同是義大利人，而且同姓，「維納斯之愛」的發現比新大陸的發現晚，那麼馬德歐·哥倫布堪稱是女人身體新大陸的發現者。由此藉著十五、十六世紀的真實歷史人物與壯舉，安達吉開始虛構情節的爬梳，虛實間營造令人悸動的情色故事。

安達吉在情色與色情的模糊分際間遊走，在一男兩女情/欲想望的空間裏創作一齣悲劇。依他的詮釋，情色與色情沒有實質差異，若存在也僅是有無畫面的差別而已。小說中名妓蒙娜·蘇菲雅自然令人聯想到時代背景的名人名作，達文西的蒙娜麗莎，她既是色慾的象徵，也是催化真愛的動力，最後成為縱慾的犧牲者；茵內斯的貞潔信仰與宗教虔誠因慾滿而瓦解，真情幻滅而生恨，賣淫蠱惑，宗教不容斥為妖氛邪氣而命喪火刑柱上；馬德歐·哥倫布因愛而執著科學研究(說服力可能稍嫌薄弱)，發現掌控女人性與愛的根源，卻因此觸犯宗教的禁忌，最終科學與愛情均無法如願以償，隨著薄命娼女蒙娜·蘇菲雅的逝去，自縊斬斷愛的苦果。

安達吉爬梳小說的軌道，猶如馬德歐·哥倫布探尋百草百藥的歷程，結構上像是短篇小說串連而成，先以情欲主題牽引，繼而迂迴曲折加入一番冗長的哲學辯證，可能已將讀者期待的情節分歧繁衍，最後首尾呼應以死亡終結一切。愛，欲及死亡之外，<<解剖師>>也是一部對科學與宗教的諷喻，對權力的譏刺或睥睨，從哲學論述多少亦窺見女性的卑微。

此番安達吉以<<解剖師>>異軍突起，雖不能以此作預見後勢，但在近來拉美/西語文壇仍以前輩作品為書市與閱讀取向下，的確是新人難能可貴的佳績與鼓舞；尤其阿根廷新世代作家存有寫作恐懼症，波赫士留給阿根廷文壇是一個文學創作不能承受的重，一般咸認波赫士之後無以為繼，不僅無人能出其右，望其項背亦不可得，膽敢從事寫作者多少臉皮要厚點。不過跨越國界與區域性質的創作題材則是趨勢，<<解剖師>>的歷史與情色題材恰結合拉美後爆炸時期文學(也是西班牙現代小說)的特色。安達吉自喻是傑克倫敦(Jack London)痴迷的讀者，深受他懂得營造扣人心弦的情節以擄獲讀者的技巧所折服，期望繼續在文學領域中巡航探險，也許也會發現文學新大陸與讀者分享。